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二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五代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21)

蔡東藩著

五代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序

在南北朝後，最紛亂的時代，我們要數到五代。在這五十三年之中，就汴洛之間這一點地方，易君十三，易姓八。在南北東西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的，前後有十國之多。梁唐之際的歧燕尚不在內。遼以外裔，雄據北方，史家因爲是異族的緣故，目之爲夷。遼誠然是夷，但五代時這一般英雄，寡廉鮮恥，恐怕還比夷不如呢。

五代的史籍，第一數到薛居正的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大約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做底子的。後來歐陽修新五代史出來，二書並行于世，到了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修史，於是薛書便不十分流行了。雖然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之上，體例比居正等謹嚴，但自宋以來，論五代史卽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註，皆專據薛史，不據歐史的。沈括、洪邁、王應麟皆是博洽之士，於薛歐二史却兼採並用。原來歐陽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雜自貶其體。所以文詞雖工，情事或不能詳備。居正等秉筆之人，有逮事五代者，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很可徵信的。歐史只有司天、職方二考，諸志皆沒有。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一概無考，又不如薛史對於文獻材料多了。

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記，共七十五卷。唐以後所修各史，只有這部書是私家著述，在當時沒有上於朝廷的。歐陽修死了以後，才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至今列爲正史。他對於褒貶，是祖述春秋，所以義例謹嚴如此。敘述仿史記，所以文章高簡，而事實不甚經意。攻駁他的書，因此很多，如吳縝的五代史纂誤三卷，清代楊陸榮的五代史

志疑，皆勒成專書，動中要害，不盡是無當的話。四庫全書總目說得好：「薛史如左氏之記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所以二史仍以並存爲貴。吳縝纂誤中如所稱「唐明宗記趙鳳罷」一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並沒有。又晉出帝紀「射雁於繁臺」句，今本也無雁字。周太祖紀「甲辰」當作甲申，今本正是甲申，不是甲辰。說者謂縝構虛詞，故中歐弊。楊陸榮書是康熙庚子編成的，沒有見吳縝的纂誤，故以意研求，摘其疎謬。如（一）梁太祖本紀洹水之戰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傳不載其名。（二）晉出帝紀馬全節戰於榆林，兩軍俱潰，其一軍不知爲誰。又與附錄所載榆林之戰全不相合。（四）澶州之戰，書梁漢璋敗績，王清戰死，附錄則書漢璋戰死而不及清。（五）唐太祖兄弟傳所載，太祖有四弟克讓，克修，克恭，克寧。而李嗣昭傳乃有太祖弟克柔。諸如此類，皆毛舉細故。其餘就是爭文句之繁簡，論進退之當否。除僅引茅坤的五代史鈔評一條外，大概皆就本書中互相校勘，於大旨亦沒有甚麼非議。歐陽修大約頗信劉知幾史通廢表志之說。所以除了司天職方二考以外，概從刪略了。

此外五代史有王溥的五代會要，陶岳的五代史補，尹洙的五代春秋，袁樞的五代記事本末，路振的九國志，劉恕的十國紀年，吳任臣的十國春秋。大概皆以哀輯遺聞爲旨，很少有公正的論斷。畢竟讓薛歐二史於前。蔡先生作這一部五代史通俗演義，他是有意紹述歐史的，所以寫這篇序文，特詳於新五代史的敘述。作者何以以歐陽公之一筆則筆，削則削，一之義爲準呢？這與述南北朝史演義一樣，的用心。我想，春秋筆削，或者還有些微的力量，我們以書中的時代，與眼中的時代互相比勘，應感着不少的驚異，使知歷史的偉大性。南北朝紛紛，五代擾擾，可詛咒的亂世，何時才能翻盡這一頁的史蹟呢？

自序

讀史至五季之世，輒爲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逾於五季者也！」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卽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鋌而走險，雖夷虜猶尊親也，急則生變，雖骨肉猶讎敵也。元首如奕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鬪尙無已時，天歟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蓋嘗屈指數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間，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東西之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者，前後凡十國，而梁唐時之岐燕尙不與焉。遼以外裔踞朔方，猜諸夏，史家以其異族也，而夷之，遼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無禮義，無廉恥，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實備矣，而書法未彰。歐陽永叔刪蕪存簡，得七十四卷，援筆則筆，削則削之義，逐加斷制，體例精嚴，旣足聲姦臣逆子之罪，復足樹人心世道之防，後人或病其太略，謂不如薛史之淵博，誤矣。他若王溥之五代會要，陶岳之五代史補，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樞之五代紀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國志，劉恕之十國紀年，吳任臣之十國春秋等書，大都以哀輯遺聞爲宗旨，而月旦之評，卒讓歐陽孔聖作春秋而亂賊懼，歐陽公其庶幾近之乎？鄙人前編唐宋通俗演義，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則踵唐之後，開宋之先，亦不得不更爲演述，以饜閱者。敘事則蒐證各籍，持義則特仿廬陵，不敢擬古，亦不敢違古，將以借粗俗之蕪詞，顯文忠之遺旨，世有大雅，當勿笑我爲效顰也。抑鄙人更有進者，五代之禍烈矣，而推厥禍胎，實始於唐季之藩鎮，病根不除，愈沿愈劇，因有此五代史之結果。今則距五季已閱千年，而軍閥乘權，爭端迭起，縱橫捭闔，各戴一尊，幾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武夫之腕下，抑何與五季相似歟？況乎綱常凌替，道德淪亡，內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與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鑒不遠，覆轍具存，告往而果能知來，則

泯泯焚芻之中國，其或可轉禍爲福，不致如五季五十餘年之擾亂也歟？書既竣，爰慨然而爲之序。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東帆自識於臨江書舍。

五代世系圖

梁

① 太祖朱溫更名晃在位六年

② 末帝友貞在位十一年

唐

① 莊宗李存勗在位四年

③ 閔帝從厚在位一年

④ 廢帝從珂在位二年

① 明宗嗣源在位八年

晉

② 高祖石敬瑭在位七年

② 出帝重貴在位四年

漢

① 高祖劉知遠更名嵩在位二年

① 隱帝承祐在位二年

周

① 太祖郭威在位三年

② 世宗榮在位六年

③ 恭帝宗訓在位一年

右五代十三主共五十二年按右列年數應得五十七年惟易代時嘗同年故元故實數止五十三年

目錄

第一回	睹赤蛇老母覺異徵	得豔鳳梟雄償夙願	一册
第二回	報親恩歡迎朱母	探妻病慘別張妃	七
第三回	登大寶朱梁篡位	明正義全昱進規	一四
第四回	康懷貞築壘圍潞州	李存勗督兵破夾寨	二〇
第五回	策淮南嚴可求除逆	戰薊北劉守光殺兄	二七
第六回	劉知俊降岐挫汴將	周德威援趙破梁軍	三三
第七回	殺諫臣燕王僭號	却強敵晉將善謀	四〇
第八回	父子聚塵慘遭剽刃	君臣討逆謀定鋤兇	四七
第九回	失燕土僞帝作囚奴	平宣州徐氏專政柄	五四
第十回	踰黃澤劉鄩失計	襲晉陽王檀無功	六一
第十一回	阿保機得勢號天皇	胡柳陂輕戰喪良將	六八
第十二回	莽朱瑾手刃徐知訓	病徐溫計焚吳越軍	七四
第十三回	蜀嗣主淫昏失德	唐監軍諫阻稱尊	八一
第十四回	助趙將發兵圍鎮州	嗣唐統登壇卽帝位	八七
第十五回	王彥章喪師失律	梁末帝隕首覆宗	九四
第十六回	滅梁朝因驕思佚	冊劉后以妾爲妻	一〇一

第十七回	房幃溺愛牝雞司晨	酒色亡家牽羊待命	一〇八
第十八回	得后教椎擊郭招討	遣兵亂及逼李令公	一一五
第十九回	郭從謙突門弑主	李嗣源據國登基	一二三
第二十回	立德光番后愛次子	殺任圜權相報私讎	一三〇
第二十一回	王德妃更衣承寵	唐明宗焚香祝天	一三七
第二十二回	攻三鎮悍帥生謀	失兩川權臣碎首	一四三
第二十三回	殺董璋亂兵賣主	寵從榮驕子弄兵	一五一
第二十四回	斃秦王夫妻同受刃	號蜀帝父子迭稱雄	一五八
第二十五回	討鳳翔軍帥潰歸	入洛陽藩王篡位	一六五
第二十六回	衛州麻賊臣縊故主	長春宮逆子弑昏君	一七三
第二十七回	嘲公主醉語啓戎	援石郎番兵破敵	一七九
第二十八回	契丹主册立晉高祖	述律后笑罵趙大王	一八七
第二十九回	一炬成灰到頭孽報	三帥叛命依次削平	一九五
第三十回	楊光遠貪利噬人	王延義乘亂竊國	二〇三
第三十一回	討叛鎮行宮遣將	納叔母嗣主亂倫	二一一
第三十二回	悍弟殺兄潛承漢祚	逆臣弑主大亂閩都	二一八
第三十三回	得主援高行周脫圍	迫父降楊光遠伏法	二二五
第三十四回	戰陽城遼兵敗潰	失建州閩主覆亡	二三三

第三十五回	拒唐師李達守危城	中遼計杜威設孤寨	二四〇
第三十六回	張彥澤倒戈入汴	石重貴舉國降遼	二四八
第三十七回	遷漠北出帝泣窮途	鎮河東藩王登大位	二五六
第三十八回	聞亂驚心遼主遄返	乘喪奪位燕王受拘	二六二
第三十九回	故妃被逼與子同亡	御史敢言奉母出戍	二六九
第四十回	徙建州晉太后絕命	幸鄴都漢高祖親征	二七五
第四十一回	奉密諭王景崇入關	捏遺詔社重威肆市	二八二
第四十二回	智郭威抵掌談兵	勇劉詞從容破敵	二八九
第四十三回	覆叛巢智全符氏女	投火窟悔拒漢家軍	二九五
第四十四回	弟兄構釁湖上操戈	將相積嫌席間用武	三〇二
第四十五回	伏甲士駢誅權宦	潰御營竄死辱君	三〇九
第四十六回	清君側入都大掠	遭兵變擁駕爭歸	三一六
第四十七回	廢劉宗嗣主被幽	易漢祚新皇傳詔	三二三
第四十八回	陷長沙馬希萼稱王	攻晉州劉承鈞折將	三三〇
第四十九回	降南唐馬氏亡國	征東魯周主督師	三三七
第五十回	逐邊鎬攻入潭州府	拘劉言計奪武平軍	三四四
第五十一回	滋德殿病終留遺囑	高平縣敵愾奏奇勳	三五〇
第五十二回	喪猛將英主班師	築堅城良臣破虜	三五七

第五十三回	寵徐娘賦詩驚變	俘蜀帥得地報功	三六四
第五十四回	李重進涉水掃千軍	趙匡胤斬關擒二將	三七一
第五十五回	唐孫晟奉使效忠	李景達喪師奔命	三七八
第五十六回	督租課嚴夫人歸里	盡臣節唐司空就刑	三八五
第五十七回	破山寨君臣耀武	失州城夫婦盡忠	三九二
第五十八回	楚北麀兵闔城殉節	淮南納土奉表投誠	三九八
第五十九回	懲姦黨唐主施刑	正樂懸周臣明律	四〇五
第六十回	得遼關因病返蹕	殉周將禪位終篇	四一二

第一回 睹赤蛇老母覺異徵 得豔鳳梟雄償夙願

治久必亂，合久必分，這是我中國古人的陳言。其實是太平日久，朝野上下，不知祖宗创业的艱難，守成的辛苦，一味兒驕奢淫佚，縱欲敗度，所有先人遺澤，逐漸耗盡，造化小兒，又故意弄人，今年大水，明年大旱，害得飢饉薦臻，盜賊竄起，平民無可如何。與其餓死凍死，不如跟了強盜，同去擄掠一番，倒反得食梁肉，衣文錦，或且做個偽官，發點大財，好奪幾個嬌妻美妾，享那後半世的榮華。於是亂勢日熾，分據一方，就中有三五梟雄，趁着國家擾亂的時候，號召徒黨，張着一幟，不是僭號稱帝，就是擁土稱王。咳！天下有許多帝，許多王，這豈還能平靖麼！絕大道理，絕大議論。

小子曠覽古史，查考遺事，似這種亂世分裂的情狀，實是不止一兩次。東周時有列國，後漢時有三國，東晉後有南北朝，晚唐後有五代，統是東反西亂，四分五裂，南北朝五代，更鬧得一塌糊塗。小子方編完唐史演義，凡殘唐時候的亂象，及四方分割的情形，還未曾交代明白，因此不得不將五代史事，繼續演述。五代先後歷五十三年，換了八姓十三個皇帝，改了五次國號，叫作梁、唐、晉、漢、周。史家因梁、唐、晉、漢、周五字，前代早已稱過，恐前後混亂，所以各加一個後字，稱爲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還有角逐中原，稱王稱帝，與梁、唐、晉、漢、周五朝，或合或離，不相統屬的國度，共計十數，著名史乘，稱作十國，就是吳、楚、閩、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及吳、越、荆、南。提綱挈領。

看官聽說這五代十國的時勢，簡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篡弑相尋，烝報無已，就使有一二君主，如後唐、明、宗，後周、世、宗，兩人當時號爲賢明英武，但也不過彼善於此，未足致治。故每代傳襲，最多不過十餘年，最少只有三四年，各國亦大都如此。古人說得好，木朽蟲生，牆空蟻入，似此蕩蕩中原，沒有混一的主子，那時外夷從

旁窺伺，樂得乘隙而入，喧賓奪主，海內腥羶，土地被削，子女被擄，社稷被滅，君臣被囚。中國正紛紛擾擾，無法可治，再加那鮮卑遺種，朔漠健兒，進來蹂躪一場，看官！你想中國此時，苦不苦呢？危不危呢？言之慨然。

照此看來，欲要內訌不致蔓延，除非是國家統一，欲要外人來問鼎，亦除非是國家統一！暮鼓晨鐘，若彼爭此奪，上替下凌，禮教衰微，人倫滅絕，無論什麼朝局，什麼政體，總是支撐不住，眼見得神州板蕩，四夷交侵，好好一個大中國，變做了盜賊世界，夷虜奴隸，豈不是可悲可痛麼？傷心人別具懷抱。列位不信，五代史就是殷鑒，待小子從頭至尾，演述出來。

且說五代史上第一朝，就是後梁，後梁第一世皇帝，就是大盜朱阿三。原名是一溫字，唐廷賜名全忠，及做了皇帝，又改名爲晃。他的皇帝位置，是從唐朝篡奪了來，少子前編，唐史演義已將他篡奪的情狀，約留鈇明，只是他出身履歷，未曾詳述，現下續演五代史，他坐了第一把龍椅，那得不特別表明，他是宋州碭山午溝里人，父名誠，恰是個經學老先生，在本鄉設帳課徒，娶妻王氏，生有三子，長子名全昱，次名存，又次名溫。溫排行第三，小名便叫作朱阿三。相傳朱溫生時，所居屋上有紅光上騰霄漢，里人相顧驚駭，同聲呼號道：「朱家火起了一當下彼汲水，此挑桶，都奔到朱家救火，那知廬舍儼然，並沒有甚麼煙焰，只有呱呱的嬰孩聲，喧達戶外，大家越加驚異，詢問朱家近隣，但說朱家新生一個孩兒，此外毫無怪異，大家喧嚷道：「我等明明見有紅光，爲何到了此地，反無光焰，莫非此兒生後，將來大要發迹，所以有此異徵哩！」說本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盜賊得爲帝王，也應該有此怪象。

一世梟雄，降生僻地，鬧得人家驚擾，已見得氣象不凡，三五歲時候，恰也沒甚奇慧，但只喜歡弄棒使棍，慣與鄰兒吵鬧，次兄存與溫相似，也是個淘氣人物，父母屢次訓責，終不肯改，只有長兄全昱，生性忠厚，待人有禮，頗有乃父家風，朱誠嘗語族里道：「我生平熟讀五經，賴此糊口，所生三兒，惟全昱尚有些相似，存與溫統是不肖，不知我家將如何結局哩！」

既而三子逐漸長大。食口增多，朱五經所入修金，不敷家用，免不得抑鬱成疾，竟致謝世。身後四壁蕭條，連喪費都無從湊集，還虧親族隣里，各有賻贈，纔得草草藁葬。但是一母三子，坐食孤幃，叫他如何存活，不得已投往蕭縣，傭食富人劉崇家，母爲傭媪，三子爲傭工。全昱却是勤謹，不過膂力未充，存與溫頗有氣力，但一個是病在羸瘠，一個是病在狡惰。

劉崇嘗責溫道：「朱阿三，汝平時好說大話，無事不能，其實是一無所能呢。試想汝傭我家，何田是汝耕作，何園是汝灌溉？」溫接口道：「市井鄙夫，徒知耕稼，曉得怎麼男兒壯志，我豈長作種田傭麼？」劉崇聽他出言挺撞，禁不住怒氣直衝，就便取了一杖，向溫擊去。溫不慌不忙，雙手把杖奪住，折作兩段。崇益怒，入內去覓大杖。適爲崇母所見，驚問何因。崇謂須打死朱阿三，崇母忙阻住道：「打不得，打不得，你不要輕視阿三。他將來是了不得哩。」

看官，你道崇母何故看重朱溫，原來溫至劉家，還不過十四五歲，夜間熟寐時，忽發響聲，崇母驚起探視，見朱溫睡榻上面，有赤蛇蟠住，鱗甲森森，光芒閃閃，嚇得崇母毛髮直豎，一聲大呼，驚醒朱溫，那赤蛇竟杳然不見了。事見舊五代史，並非捏造。
嗣是崇母知溫爲異人，格外優待，居常與他櫛髮，當做兒孫一般，且嘗誠家人道：「朱阿三不是凡兒，汝等休得侮弄！」家人亦似信非信，或且笑崇母爲老悖。崇尚知孝親，因老母禁令責溫，到也罷手。溫復得安居劉家，但溫始終無賴，至年已及冠，還是初性不改，時常闖禍。

一日，把崇家飯鍋竊負而去。崇忙去追回，又欲嚴加杖責，崇母復出來遮護，方纔得免。崇母因戒朱溫道：「汝年已長成，不該這般撒頑，如或不願耕作，試問汝將何爲？」溫答道：「平生所喜，只是騎射，不若畀我弓箭，到崇山峻嶺旁，獵些野味，與主人充庖，却是不致辱命。」崇母道：「這也使得，但不要去射死平民！」這是最要緊的囑咐。溫拱手道：「當謹遵慈教！」崇母乃去尋取舊時弓箭，給了朱溫，并浼溫母亦再三叮嚀，切勿惹禍。

溫總算聽命，每日往逐野獸，趨捷絕倫，就使善走如鹿，也能徒步追取，手到擒來。劉家庖廚，逐日充切，崇頗喜。

他有能。溫兄存也覺技癢，願隨弟同去打獵，也向崇討了一張弓，幾枝箭，與溫同去逐鹿。朝出暮歸，無一空手時候，兩人不以爲勞，反覺得逍遙自在。

一日，騁逐至宋州郊外，豔陽天氣，明媚春光，正是賞心豁目的佳景。溫正遙望景色，忽見有兵役數百人，擁着香車二乘，向前行去，他不覺觸動痴情，亟往追趕。存亦隨與俱行，曲折間，透入山麓，從綠樹陰濃中，露出紅牆一角，再轉幾灣，始得見一大禪林。那兩乘香車，已經停住，由婢媪扶出二人。一個是半老婦人，舉止大方，却有宦家氣象，一個是青年閨秀，年齡不過十七八歲，生得儀容秀雅，骨肉停勻，眉宇間更露出一種英氣，不等小家兒女，扭扭捏捏，覷覷覷覷。爲張夫人占一身分。溫料是母女入寺拈香，待他聯步進殿，也放膽隨了進去。至母女拜過如來，參過羅漢，由主客僧導入客堂。溫三脚兩步，走至該女面前，仔細端詳，確是絕世美人，迥殊凡豔。勉強按定了神，讓他過去。

該女隨母步入客室，稍爲休息，便即喚兵役伺候，穩步出寺，連袂上車，似飛的始行去了。溫隨至寺外，復入寺問明主客僧，纔知所見母女，年大的是宋州刺史張蕤妻，年輕的便是張蕤女兒。溫驚竊道：「張蕤麼？他原是碭山富室，與我等正是同鄉，他現在尚做宋州刺史嗎？」主客僧答道：「聞他也將要卸任了。」溫乃偕兄存出寺。

路中語存道：「二哥，你可聞阿父在日，談過漢光武故事麼？」存問何事，溫答道：「漢光武未做皇帝時，嘗自嘆道：爲官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來果如所願。今日所見張氏女，恐當日的陰麗華，也不過似此罷了。你道我等配做漢光武否？」寫出朱溫好色。存笑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真是自不量力！」溫奮然道：「一時勢造英雄，想劉秀當日，有何官爵，有何財產，後來平地升天，做了皇帝，娶得陰麗華爲皇后。今日安知非僕？」存復笑語道：「你可謂痴極了！想你我寄人廡下，能圖得終身飽煖，已算幸事，還想甚麼嬌妻美妾？就是照你的妄想，也須要有些依靠，豈平白地能成大事麼？」溫直說道：「不是投軍，就是爲盜。目今唐室已亂，兵戈四起，前聞王仙芝發難，濮州近聞黃巢復起，應曹州，似你我這般勇力，若去隨他爲盜，搶些子女玉帛，很是容易，何必再在此斷混埋沒英雄！」

志趣頗大，可惜不是正道。

這一席話，把朱存也哄動起來，便道：「說得有理，我與你便跟黃巢去罷。」溫又道：「且回去辭別母親，并及主人，明日便可動身。」兩人計議已定，遂返至劉崇家，先去稟明老母，但說要出外謀生。朱母還放心不下，意欲勸阻，兩人齊聲道：「兒等年已弱冠，不去謀點生業，難道要老死此間麼？母親儘管放心！」全昱聞二弟有志遠出，也來問明行徑，兩人道：「目下尚難預定，兄要去同去，否則在此陪着母親，也是好的。」全昱是個安分守己的人物，便答道：「我在此侍奉母親，二弟儘管前去，得有生路，招我未遲。」兩人應聲稱是，溫感劉母好意，即入內陳明，劉母却也囑咐數語，不消絮述。惟劉崇因兩人在家，沒甚關係，也聽他自由。

兩人過了一宿，越日早起，飽餐一頓，便去拜別母親，再向劉母及崇告辭。由劉母贈給乾糧制錢等，作為路費。又辭了全昱，歡躍而去。時正唐僖宗乾符四年。點醒年月，最是要筆。黃巢正據住曹州，橫行山東，剽掠州縣，鄆州沂州一帶，也漸被巢衆佔奪。所有各處亡命子弟，統向投奔，巢無不收納。朱溫弟兄兩人，趨往賊砦，賊目見他身材壯大，武藝剛強，當然錄用。兩人既入賊黨，便與官軍爲敵，仗着全身勇力，奮往直前，官軍無不披靡，遂得拔充隊長。朱存乘勢掠奪婦女，作為妻房。獨溫記念張女，幾有除却巫山，不是行雲的意思，因此尚獨往獨來，做個賊黨中的光棍。過了年餘，在賊中立功尤多，居然得在黃巢左右，充做親軍頭目。他遂慫恿黃巢，往攻宋州，巢便遣他領衆數千，進圍宋州城。醉翁之意不在酒。那知宋州刺史張蕤，早已去任，後任守吏，恰是有些能耐，堅守不下。溫已失所望，復聞援兵大至，遂率衆趨歸。

既而黃巢僭稱衝天大將軍，驅衆南下，溫留守山東，存隨巢南行。巢衆轉戰浙閩，趨入廣南，沿途騷擾，雞犬皆空。偏南方疫癘甚盛，賊衆什死三四，更兼官軍四集，險些兒陷入死路。巢乃變計北歸，從桂州渡江，沿湘而下，免不得與官軍相遇，大小數十戰，互有殺傷，存戰死。命該如此。巢由湘南出長江，渡淮而西，再召集山東留賊，併力西攻，拔

東都，即洛陽，唐號爲東都。入潼關，竟陷長安，即唐朝京都。唐僖宗奔往興元，巢竟僭號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命朱温屯

兵東渭橋，防禦官軍。嗣復令温爲東南面行營先鋒，攻下南陽，再返長安，由巢親至灊上，迎勞温軍。

未幾又遣温西拒郃岐，鄜夏各路官軍，到處揚威，巢又欲東出略地，令温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温由丹州移軍，攻入左馮翊，遂陷同州。這時候的唐室江山，已半歸黃巢掌握，中原一帶，統已糜爛不堪，所有民間村落，多成爲瓦礫場。老弱填溝壑，丁壯散四方，最可憐的是青年婦女，被賊掠取，無非做了行樂的玩物，任意糟蹋，不顧生命。

朱温從賊有年，歷次得僞齊皇帝拔擢，東馳西突，平時掠得美人兒，也不知幾千幾百，他素性好色，那裏肯做了貓兒，儘管吃素，惟情人眼裏愛定西施，就使揀了幾個嬌娃，叫他侍寢，心中總嫌未足，還道是味同嚼蠟，無甚可取，今日受用，明日捨去，總不會正名定分，號爲妻室。老天有意做人美，偏把他的心上人，也驅至同州，爲他部下所掠取，獻至座前，趨伏案下。温定神一瞧，正是寤寐不忘的好女郎，雖然亂頭龐服，尙是傾國傾城，便不禁失聲道：「你是前宋州刺史的女公子麼？」張女低聲稱是，温連聲道：「請起！請起！女公子是我同鄉，猝遭兵禍，想是受驚不小了！」

張女方含羞稱謝，起立一旁。温復問他父母親族，女答道：「父已去世，母亦失散，難女跟了一班鄉民，流離至此，還幸得見將軍，顧全鄉誼，纔得苟全。」温拊掌道：「自從汴州郊外，得睹芳姿，傾心已久，近年東奔西走，時常探問府居，竟無着落。我已私下立誓，娶婦不得如卿，情願終身鰥居，所以到了今朝，正室尙是虛位，天緣輻輳，重得卿，這真所謂三生有幸呢！」天意好作成強盜，却也不知何理。

張女聞言，禁不住兩頰生紅，俯首無言。温卽召出婢僕，擁張女往居別室，選擇好日子，正式成婚。到了吉期，温穿着僞齊官服，出做新郎，張女珠圍翠繞，裝束如天仙一般，與温並立紅氍毹，行過了交拜禮，然後洞房花燭，曲盡綢繆。歐以張后傳，謂后爲温少時所聘，案張女爲富家子，温一孤貧兒，何從得耦，惟薛史謂温聞女美，曾有陰麗華之歎，後在同州得居於兵間，較爲